

# 摇号

□魏福春

老王最近忽然觉得楼里的人看他目光有点异样，多了点热情，或者说有了份尊重。

尤其是老杨，他原先是某单位一个不大不小的领导，退休多年，依然端着个架子，进进出出很少和楼里的邻居打招呼，别人问他一声好，他也不过微微颔首，脸上是没有表情的。这几天竟有了变化，他见到老王会主动点一下头，脸上还浮现出来一丝笑意。老王开始都没反应过来，左右看看没有其他人，方知老杨是和他打招呼。

相比起老杨，老陈的表情要夸张许多。老陈开有一家公司，经营什么不清楚，他平时极少在家吃晚饭，傍晚时分回到家停好车，不是直接回家，而是从车后备箱里拿出两瓶酒，直奔小区对面的饭店而去。老陈和小区里的邻居几乎不说话，只自顾自地过着滋润的小日子。

那个周末上午，老王买好菜回来，电梯门一开，出来的是老陈，他竟然冲老王一笑：“买菜去了？”

老王愣了愣：“是的。”

“有时间聚聚。”老陈满脸笑意。“聚？我们？”老王开始怀疑自己的耳朵。

“对呀，我们。”

老王嘴张得大大的，一时说不出话来。

老王实在想不出个所以然。他之前是一位中学体育教师，如今已退休在家几年了，与外界基本上没有了接触。日子一如既往的普普通通。或许就因为自己太“普通”，之前女儿想申请一个固定车位，他没少动脑筋，却始终没结果。小区停车位是不少，只是跟不上发展趋势——僧多粥少，有车的人谁不想有个固定车位？他平时用车不多，车主要是女儿在开，女儿下班回

家晚，这时小区里能停车的地方大多停了车，女儿有时要在小区里转好多圈才能找到车位停，实在找不到，就只能让他这个老爸下去帮忙开着车继续转，一家人的晚饭总没个准点齐人的。

前两年小区换了家物业，新来的物业经理是老王以前一位能记得住名字的学生。老王一阵激动，觉得机会来了。那段时间他请这位学生喝过几次茶，学生很客气，每次都说：“老师放心，您的事就是学生的事！”然而直到这家物业公司走了，老王想要的车位依旧没着落。

最近小区搞居民自治，大家把翻查出来的6个固定车位进行公开摇号。太太老早就嘱咐他去参加摇号，老王本来觉得不会有戏，但太太说万一摇到了呢？不管如何，总该为女儿考虑一下吧。结果还真让他给摇到1个固定车位！想到这，老王莫名笑出了声——东托人西求人，劳心费神没办

成的事，结果竟随便一摸就中了奖。现在他们家晚饭时间有保证了，他也不用担心女儿下班回家找不到车位要他下来帮忙了。

这时，有人在他身后叫唤道：“王老师，王老师！”原来又是老陈。老陈拎着酒正要往饭店去。老王心情好，笑着说：“这是又去饭店吃饭啊？”

“王老师要不要一起啊？”老陈诚恳邀请。

“吃了，你看，都快7点了！”老王笑着说。

“今天是有点晚，你停个车——刚转了三圈。”老陈道，“那下次，一定要给面子哦！”他走了两步又停住了：“方便时跟叶主任帮我说上几句，也替我挂个号。”

“叶主任？”老王摸不着头脑。“这届业委会的叶主任不也是你们学校的呀！”老陈笑了，意思很明显——你那车位——大家都懂的！

“啊！”老王笑也不是，哭也不是，他恍然明白楼里邻居最近为啥目光异样了……

## 青青艾糍

□彭绍萍

闽西的武夷山脚下，有个偏僻村庄里住着客家人云英和她阿爸。

云英十五岁，长了一张瓷娃娃般洁白的脸，睫毛特别长，大眼睛好像会说话。她总爱穿深蓝底碎花粗棉布褂子和用同样布面纳的布鞋，两条油光水滑的大辫子一左一右甩在胸前。云英的阿爸有风湿腿寒症，云英便去摘艾叶，春天当菜吃，做成青青艾糍，粗一点的艾茎连根晒干，到秋冬季节就给父亲烧水泡脚。

云英摘艾草时总会经过村里的小学。学校是一间老旧祠堂改建的，没有前后墙，只有四根环抱粗的圆木柱撑起中间一口天井的屋顶，天井东西各有一间小屋。祠堂后是几大片很不规则的地块，地块间的野艾草高过人。

这天云英正低头摘艾草，忽听得讲课老师的声音不一样了。“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辛弃疾，把身体坐直。眼睛靠书太近了！谭团仔，‘一岁一枯荣’，不读‘谈岁谈荣’。”云英抬起头，就望见了身材挺拔、高鼻梁、大眼睛的梓生。

云英对自己说：“这个哥哥好人才，对孩子们也好有耐心。”

那时的梓生原本在大学念书。他

父母本来是开厂的，新中国成立前去了国外，却把他留下了，结果梓生就被“发配”到这偏远山区，成了村里唯一的老师。他住在祠堂天井东面那间没有窗户的小屋里，每天自己做饭，早晚番薯米粥，中午番薯丝干饭，也没有其他菜。梓生满怀愁绪，但他白天依旧热情满满地教孩子们认字、计算、唱歌、做广播操，给他们讲故事，他希望孩子们澄澈的眼睛里能生出一些缥缈的故事，这会让梓生心里多一点慰藉。到夜晚，寂寞难耐的他只能就着昏黄的煤油灯，一遍又一遍地读那本偷偷带来的书，《红与黑》《简爱》等。读着读着，便躺在潮湿的木板床上，胡思乱想中，和着几滴委屈的泪睡去。

自打云英见过梓生，她每天出门摘艾草时，都不由自主地往祠堂后的荒地走去。她眼睛像是在地面上寻着艾草，耳朵却竖起来，听着祠堂里的讲课声。每天不来打个转，听上一阵子，她心里都安定。

而云英每次来，一蹲下摘艾草，两条大辫子就垂落到艾草上。她发梢上两寸长的红头绳被艾草映衬得很显眼。一双白得透明的手，穿梭在青青的

艾叶里，捏住一棵艾草转一圈，轻轻向上一带，就连根拔起，抖落粘在根上的泥，放进篮子里——那双手就像一道光不停地从艾丛中划到篮子里，又从篮子里划回艾丛里，日子长了，就划到了梓生的心里。梓生有一阵子上课，眼神随着那道光闪来闪去，总会莫名其妙念两句孩子们听不懂的话：艾叶翻翻白，榴花叠叠红。

后来，梓生的房子里开始有了别的颜色：青绿的糍粑、红辣子豆豉、棕绳纳的黑布棉鞋。这些颜色让人的心鲜亮了好多。

有一天，梓生不知从哪里变出来一盒蚌壳油，递到云英跟前：“看你的手，裂口子了，疼不疼？”

“疼，疼得很。”云英爽快地接着，歪着脑门，瞪着两颗乌黑的眸子，直望着他笑，“我来上学，好吗？”

“好。”

“干活不完你肯不肯帮我？”

“肯。”

散学了，梓生真的来云英家帮她掺糯米粉，帮做艾糍的云英挽袖子，帮她把辫子拿到身后去……梓生小心地拿起那条粗黑的辫子，一股淡淡的香涌进

鼻子。他情不自禁低下头去闻，恰好碰上了云英回过头来笑盈盈的眼神……云英手里攥着的一团艾叶生胚掉落在砧板上，羞羞地滚到了碗边躲起来。这时，远远听得孩子们嬉笑着唱着：乌哩乌哩哇哇，娘来到家呀！梓生按压下心底里窜动的不安分：“我……我不能再回到你家来。我不值当。”

“胡说什么呀，你值。”

云英把双手贴在梓生的手掌心，梓生感觉自己的身体被从手心传过来的温度一点点地温暖了。

一年后，云英变成了很能干的小媳妇，要照顾两个男人和女儿，种地、挑担、摘艾叶做糍粑。但有一天，云英不知道得了什么病，不到半年就死了。

梓生抱着尚在摇篮中的粉雕玉琢的囡囡，决定一直留在这里。

多年后，囡囡长大了，考上省城的大学。她长得酷似妈妈，最爱吃爸爸做的艾叶糍粑。梓生去省城看女儿时，总要蒸一笼艾糍带上。他健步走在乡野混凝土公路上，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阿爸。



二华李熟了

□全良波 摄

## 做好事要留名

□杨秀建

老人蹬着收破烂的三轮车径直拐进派出所。他抖着手从怀里掏出个鼓鼓的信封，交到值班民警手里。

老人从收来的废品中发现了这个信封，里面装着红艳艳的100张百元大钞。老人去过好几户人家收废品，记不清是哪家旧书纸里夹带的装钱信封，想请民警同志帮忙核实归还。

老人凭着记忆，带民警一户户上门去问，好不容易找到了丢钱的张姨。张姨老伴上月刚去世，心情苦闷，在整理老伴遗物时，没有仔细检查，误把装钱的信封当废品一起卖了。

张姨当即从信封里抽出五张票子要酬谢老人。“使不得！”老人伸手挡了回去，搓着长满茧子的手低声问民警：“发张奖状行不？”

拒绝重金回报，却要一张不值钱的奖状，民警好奇地打量着黑黑瘦瘦的老人。老人拍打着衣服上的尘屑说：“我要给孙子做个样板……”

拾金不昧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好人好事理当大力宣传和弘扬。民警一回派出所说给老人颁发了拾金不昧的大红奖状。

记者前往采访老人。老人对捡钱一事轻描淡写，只反复说：“我只晓得，不是自己的东西，绝不能贪为已有。”当记者准备离开的时候，老人眼巴巴望着记者说：“同志，能帮我和孙子拍个合照放到报纸上吗？我想让孙子的同学瞧瞧，和我一样捡垃圾的人瞧瞧……”

“咔嚓咔嚓”，老人抱起孙子，孙子举起奖状。那一刻，爷孙俩脸上笑开了花。

2023年5月10日/星期三/经济新闻部主编/责编 周寿光/美编 李金宝/校对 黎松青

## 财经·新势力 A10

财经 辣评

海底捞某门店留宿睡满人助客薅羊毛做强品牌吗？

羊城晚报财经评论员 戚耀琪

最近，“海底捞门店睡满人导致无法用餐”登上微博热搜。据悉，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在海底捞南京某门店吃饭时遇到了夜宿的大学生，凌晨也需要排很久的队。实际上，一直以来，社交平台上关于“夜宿海底捞”的帖子不少。有网友发帖分享“海底捞过夜史”和“夜宿海底捞攻略”。

海底捞的服务在业内一直都是有特色的标杆存在，那就是对客人细节需求的关注与满足能力。基层员工得到充分授权，以至于能灵活地给顾客各种好处。正是因为各种免费的好处，甚至是就是“羊毛”的存在，让海底捞的“人性化”成了食客的美谈。

大学生在海底捞的“留宿文化”，源于海底捞有高校学生专属优惠活动，大学生在夜深时段在海底捞就餐可享受60折的优惠。很多“穷游”的年轻人，夜晚吃个火锅顺便休息一下，节省了订酒店的开支，当然会认为很划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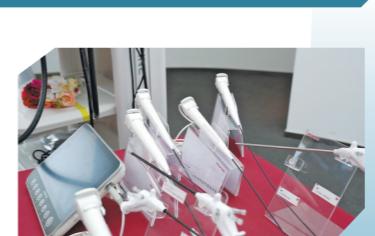
从经济角度考量，一次性内窥镜无疑满足了内窥镜技术普及化和医院发展的需要，而最大的受益者当属没有条件购买进口内窥镜的基层医疗机构。“把高端产品做成大众产品”，这是易锋的希望，让更多普通百姓能够真正受益，实现医疗平等。

在行业发展初期，一次性内窥镜企业仍面临诸多竞争和行业壁垒，瑞派医疗发展仅7年，已经获得数亿元融资。易锋感慨广州的务实和包容度。“不会虚头巴脑的”，在这座沿海城市活跃的经商氛围下，瑞派医疗也在广州国际生物岛落地生根。

对于瑞派的愿景，易锋表示，将打造一次性内窥镜应用场景的全覆盖，提供一次性微创手术整体解决方案，成为一次性内窥镜赛道领跑者。



### C 转机 500万元信用贷款“突然来袭”



尽管信心满满，但是瑞派医疗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是没有挫折，也曾遭遇过较为严峻的资金缺口。2020年，瑞派获得一次性输尿管软镜和一次性电子膀胱内窥镜注册证后，进入高速发展期，研发、生产、销售包括招聘四条线都要同步进行，有了较大的资金缺口。易锋回忆起坦言，当时虽然也在接触银行，但根本没有想过真的能从银行拿到钱。

在易锋的概念中，贷款必须要以土地、房屋作抵押，而作为创业初期的瑞派仍处于亏损阶段。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工商银行广州科创中心与工业大道支行在一次政府搭桥的投融资会后，迅速为企业提供了一笔500万元的信用贷款。

正是这笔贷款让瑞派医疗得到了喘息机会，并且迅速掌握了市场主动权，迎来了后续的融资机遇。在过去3年，瑞派医疗共拿到8000万元的银行授信，基本都是通过信用贷款和知识产权质押贷款。

这次经历也改变了易锋过去对银行的看法。在国家金融扶持科创和中小企业的背景下，银行不仅在用金融活水润泽企业，银行不断增强两者之间的连接和信赖，也让企业对银行的服务产生了更高期待。银行主动伸出的援手让易锋感受到，

根本上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情就是让人民生活更美好。

从经济角度考量，一次性内窥镜无疑满足了内窥镜技术普及化和医院发展的需要，而最大的受益者当属没有条件购买进口内窥镜的基层医疗机构。“把高端产品做成大众产品”，这是易锋的希望，让更多普通百姓能够真正受益，实现医疗平等。

在行业发展初期，一次性内窥镜企业仍面临诸多竞争和行业壁垒，瑞派医疗发展仅7年，已经获得数亿元融资。易锋感慨广州的务实和包容度。“不会虚头巴脑的”，在这座沿海城市活跃的经商氛围下，瑞派医疗也在广州国际生物岛落地生根。

对于瑞派的愿景，易锋表示，将打造一次性内窥镜应用场景的全覆盖，提供一次性微创手术整体解决方案，成为一次性内窥镜赛道领跑者。

文/羊城晚报记者 戴曼曼  
图/羊城晚报记者 潘亮

在医疗领域，内窥镜就像医生在人体内寻找病灶时的一盏“探照灯”。一直以来，可重复使用的传统内窥镜的一大痛点就是交叉感染的风险。在广州国际生物岛，有一家中国企业在提出了解决方案，那便是自主研发生产一次性内窥镜。2015年，广州瑞派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创立。在创始人易锋看来，国产一次性内窥镜也是对国外传统内窥镜的一次“换道超车”。

此前，国内医院使用的内窥镜大多依赖进口，这些价格昂贵的传统内窥镜难以在基层医院推广，而在一次性内窥镜的赛道里，这一局面有望被打破。作为国产替代的一次性内窥镜在降低交叉感染风险的同时，也降低了器械的购置成本，让高端设备走进基层医院，一次性内窥镜实现国产全覆盖成为可能。“作为高新技术企业，轻资产的我们都没有想到很顺利获得了工商银行的资金支持。”易锋感叹，更多的政策倾斜、更丰富的金融产品支持让企业在高质量发展中更有底气。

### B 破局 量产是道生死关

从表面上看，不管是重复使用还是一次性，两种镜子都同属内窥镜这一类别，有着相通的底层技术原理，那生产一次性内窥镜究竟难在哪里呢？“难就难在一次性。”易锋表示，一次性既是实现“超车”的起点优势也是技术的难点。

尽管都是内窥镜，但“一次性”这个属性就像林间的一条岔路，将内窥镜引向与传统路径完全不同的方向。一次性内窥镜无论从材料选择、企业产能和成本控制等方面都对企业提出了新要求。这也对一直从事传统医疗设备的易锋本人提出了新挑战。他开始意识到，如果按照传统内窥镜的模式来生产，一次性内窥镜也会失去它的价格优势。

易锋分析，难点之一就是量产。“如果达不到量产级，一次性内窥镜的制造业就是失败的，没有意义的。”易锋表示，瑞派医疗去年制造了近6万根一次性内窥镜，今年新工厂的量产产能可达70万根，在他看来这属于企业的“基本功”。

为了达到量产目标，易锋团队想到了和自动化公司合作，做自动化创新。“医疗器械的生产无法做到完全自动化，有些工艺还是必须靠人跟制具一起合作。”易锋表示，新型医疗技术公司要求精密制造，对于传统制造工艺，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把镜子的尺寸做得更小、更细”这句话，听起来简单，但它所意味着的挑战，涉及到的工艺和要调整的环节，都远比“镜子的尺寸”本身要更繁重。

选择材料的不同也会导致极细微的尺寸变化，这一点点变化就指向成败。“选了这个材料，能够给行业0.05毫米的空间，这是个巨大的成功，没办法想象是吧？我一开始也想象不到。但是我们管它叫‘头发丝’的改变，实际上已经细到比头发丝更细。”易锋笑着表示，很多时候精密制造都在挑战0.05毫米的差距，如果能攻克掉0.05毫米的距离，很多镜子就出现了革命性变化。

易芝娜/美编 伍岩龙/校对 谢志忠